



故事会

®

STORIES

友情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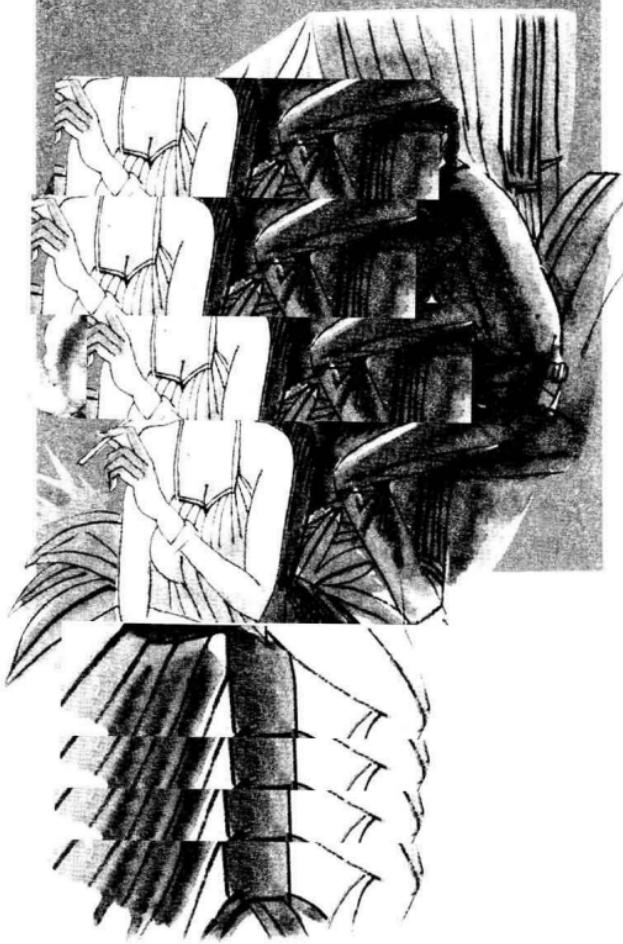
精品系列



®

STORIES

友情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友情故事 / 《故事会》编辑部编.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1.1 初版（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ISBN 978-7-5452-0788-0

I. ①友... II. ①故... III. ①故事 作品集 中国 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3186号

丛书名：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书 名：友情故事

主 编：何承伟

编 委：何承伟 吴 伦 姚自豪 夏一鸣

责任编辑：刘迎曦 鲍 放

装帧设计：王 伟

责任督印：张 凯

出 版：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发 行：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电 话：021-60878676 021-60878682

传 真：021-60878662

地 址：上海市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501室

邮 箱：wyfx2088@163.com

邮 编：200023

印 刷：上海市印刷技工学校实验工厂

经 销：**新华书店**

版 次：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规 格：770×960 32开 印张5

书 号：ISBN 978-7-5452-0788-0/I · 277

定 价：5.00元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021-56035654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361) www.storychina.cn

STORIES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 (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收款人：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5466 7910

编者的话

《故事会》杂志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旗下一本以发表故事为主的通俗文学刊物，其发行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综合类期刊中一直名列前茅。

改革开放以来，她始终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以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清新明快的节奏，生动活泼的风格，亦庄亦谐的美感，赢得了海内外数千万读者的喜爱。

无数事实、经验和理性已经证明：好故事可以影响人的一生。而以我们之见，所谓好故事，在内容上讲述的应是做人与处世的道理，在形式上也应听得进、记得住、讲得出、传得开，而且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她的本质特征和艺术光彩。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好故事，阅读好故事，欣赏好故事，珍藏好故事，传播好故事，我们特编选了一套“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以飨之。其选择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

- 一、在《故事会》杂志上发表的作品。
- 二、有过目不忘的艺术感染力。
- 三、有恒久的趣味，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启迪作用。

愿好故事伴随你的一生！

《故事会》编辑部

目 录

情深意长

| | |
|---------|----|
| 为了后妈的约定 | 2 |
| 厚信封薄信封 | 7 |
| 喜鹊衔来幸福草 | 13 |
| 陌路相逢的兄弟 | 18 |
| 你还有个哥 | 24 |
| 原来可以这样买 | 29 |

日久人心

| | |
|--------|----|
| 神秘的阿奇花 | 35 |
| 不速之客 | 40 |
| 一杯苦酒 | 47 |
| 这酒真难喝 | 54 |
| 斗牛士 | 59 |
| 卡努的选择 | 63 |

肝胆相照

| | |
|--------|-----|
| 真正的朋友 | 69 |
| 第二次进山 | 75 |
| 血染的灵芝草 | 80 |
| 玩狗 | 89 |
| 淘汰评比法 | 94 |
| 好朋友 | 100 |

义薄云天

| | |
|-------|-----|
| 朱红花开 | 108 |
| 滴血的红梅 | 114 |

| | |
|----------------|-----|
| 一个团长两个兵 | 119 |
| 命令 | 123 |
| 没有被抛弃的伤员 | 126 |

友情友趣

| | |
|---------------|-----|
| 朋友抽了他的筋 | 131 |
| 老歌新唱 | 135 |
| 谁叫你提钱 | 140 |
| 真够朋友 | 143 |
| 梅林里的巨款 | 147 |
| 上帝疼爱谁 | 150 |

情 深 意 长

潭水千尺，不及友情。一句话，
一辈子；一杯酒，一生情。



为了后妈的约定



陈露是县中初二年级的住校生，她妈妈三年前去世了，不久，爸爸为她找了个后妈。

后妈待陈露不错，就是有点老脑筋，加上没多少文化，总觉得陈露是个闺女，多读书没什么用，花这种钱太冤枉。她最好让陈露上山去刨药材，卖大钱，但碍于后妈身份，这话又说不出口，想来想去，便乘陈露月末回家的时候，和她来了个“君子协定”，说如果这次期中考试考不到前三名，就不上学了。

陈露的成绩在班里应该算是不错的，就是不太稳定，所以真要拿前三名，陈露心里也没底。为了让自己能继续上学，陈露回到学校后把吃奶的劲都用上了，每天一大早就起床，轻手轻脚地溜出宿舍，到操场上去温习功课。

操场南边有一排白杨树，这天，陈露正靠着白杨树在背英语单词，忽然有人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她回头一看，原来是同宿舍睡在她下铺的同学李珊。

李珊“啪”把一本书塞到她手里，陈露一看：哇，《中学生英语考试必备》！这正是她想借而一直没借到的书。“太好啦！”陈露高兴得跳起来，“李珊，你真有办法，从哪儿弄来的？”

李珊笑着说：“我也是刚借到的，你先看吧。”

“那怎么行？”陈露把书还给李珊，“你自己也需要的呀！”

“哎呀，你这个人真是的，”李珊非让陈露把书收下，“谁让咱们是好朋友呢，我可不想看你以后流着泪离开学校，你可别忘了和你后妈的约定呀！”李珊说完，朝陈露扮了个鬼脸，就走了。

陈露抚着手里的书，回味着好朋友的深情，只觉得心里暖暖的，可一想到和后妈的约定，不由又紧张起来。

很快，就期中考试了，陈露虽说考下来感觉还可以，但能不能进前三名毕竟没有把握。考试完了恰巧是月末双休日，考试成绩不会这么快出来，陈露只得忧心忡忡地回家。

一路上，陈露的心里就像压了块大石头：万一考不到前三名怎么办？一想到要辍学，她又着急又伤心，决定到了家还是好好恳求后妈，无论如何能让自己把书念下去。

一路走，一路想，不知不觉陈露就走到了家门口。她推开门，喊了声：“爸——妈——”可是院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应声。陈露不免感到奇怪：按往常，这个时候爸爸和后妈知道自己要回来，会早早就等着的，难道是家里出什么事了？

猛地，陈露想起来了，上个月回家时，后妈突然扭了腰，会不会现在正躺在床上睡觉？说不定爸爸是为她抓药去了？糟糕，自己光顾了考试，都忘了写封信回来问问。想到这里，陈露立刻冲进屋去，可是一看，屋里没人，她把书包往床上一扔，准备出去找找。

就在这时，陈露发现床上有几封信，拿起来一看，笔迹好像在哪里见过。打开其中一封，只见上面写着：

妈妈：

您的腰还疼吗？女儿离家后，一直惦念着您。女儿到医院去问了医生，医生特地介绍这种药，随信寄去，您可一定要按时服用呀！

女儿 露露

陈露觉得很奇怪：是谁替我做这样的好事呀？

她又打开第二、第三封信，继续看下去。只见信上写的话一封比一封亲热，一封比一封贴心：“妈妈：您吃了那些药效果怎么样？腰还那样疼吗？医生说，一定不要太劳累了，您可千万要保重身体呀……”“妈妈：我几次夜里梦见您。您的腰好了吗？等月底期中考试结束，我就回家去看您……”

奇怪呀，这些信到底是谁写的呢？又为什么要用她的名义呢？

对了，对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陈露心里猛地一亮：这不就是好朋友李珊的笔迹吗？尽管故意变了形，可陈露能认出来。

上个月休假回学校后，陈露告诉过李珊关于和后妈约定的事，顺口还提到后妈扭了腰，说实话，陈露当时还有些幸灾乐祸呢。可没想李珊却把陈露的话放在心上，而且还竟然以她陈露的名义给后妈写信寄药，陈露心里被深深地感动了。

就在这时候，院子里传来一阵脚步声，陈露出去一看，是后妈回来了。后妈手里提着满满一篮子菜，见陈露回来，脸上笑呵呵的。自打后妈过门，陈露还从没见她这么高兴过。

陈露刚想张嘴向后妈问候几句，还没开口，后妈却滔滔不绝地说开了：“露露，妈知道你今天要回来，你看，妈买了多少菜！

哎呀,你给妈买的药,效果可好哩!亏你去学校了,还记着妈腰疼的事。唉,妈过去疼你不够,现在看你来信向妈问长问短的,妈老掉泪。妈想给你回信,可一提笔就忘字,终也没写成。你爸乡里给他派任务,三天两头地在外面不回来,一拖二拖的妈就把给你回信的事拖了下来……”后妈拉着陈露的手,说不完的话,掩饰不住的喜悦。

陈露这次在家的两天,后妈简直像招待亲戚一样,非让陈露吃了又吃,喝了又喝,母女俩感情十分融洽。最后,说起期中考试的事,后妈似乎还挺难为情,对陈露说:“露露,只要你好好学,妈愿意一直供你读下去。妈过去说了糊涂话,现在才明白,还是读书多的人懂事理呀!这不,我给你买了支笔,你看看,好不好使?”说着,她转身拉开抽屉,拿出一支十分漂亮的崭新的自来水笔。

陈露接过笔,左看右瞧,爱不释手。她抬头瞧瞧后妈,后妈正笑吟吟地望着她,她突然发现,原来后妈这么漂亮,爸爸的眼光真是不错呀!

两天休假结束,陈露高高兴兴地回到学校,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好好谢谢李珊。先到宿舍,没人,听说考试分数出来,同学们都去了教室,陈露于是撂下书包就往教学楼跑。

走进楼里,还没到教室呢,陈露在走廊里就听到同学们说话的声音。

一个同学问:“陈露排第几名?”

班长说:“第五名。”

几乎是所有同学的惊叫声:“唉呀,就差两名,怎么办?”

又有人说:“班长,想办法,能不能把她的名次往前提提?”陈露听得出来,这是李珊的声音。

陈露顿时愣住了:什么,全班同学都知道了后妈和我的约定?她心里一阵激动,猛地冲进教室,大声说:“同学们,报告你

们一个好消息，我妈让我读下去了！”

陈露的突然出现，让同学们傻了眼，等反应过来，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李珊拉着陈露的手，高兴得跳了起来：“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可以继续在一起了！”

看着好朋友真诚的笑脸，陈露不禁泪流满面，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李珊推推陈露，说：“露露，我把你的事悄悄告诉了大家，你不怪我吧？主意是大家出的，给你后妈写信寄药的事，也是大家一起商量着做的。当时为了不让你分心，才故意瞒着你，大家都想帮你呀！”

“是呀，是呀，”同学们都为陈露高兴，“谁让咱们是同班同学呢！”

教室里，大家兴奋地说着，笑着。在陈露的眼睛里，同学们那一张张笑脸，就像一朵朵绽开的鲜花。

(马文广)

(题图：箭 中)

厚信封薄信封



张临和王丽丽结婚快八年了，手里却一直没有多少积蓄，两口子于是就打算去广州贩些衣服来卖，好挣点钱。正好厂里有车要到长沙去，给那里一家客户送设备，张临和王丽丽就搭上了这辆车，打算到长沙后再转乘火车去广州，这样可以省下一笔不小的路费。

出门的时候，张临告诉王丽丽说：“我在长沙有个老朋友，叫大伟，他小时候最爱耍小聪明，弄鬼把戏，我们在一条胡同长大，关系铁得要命，他还来参加过咱们的婚礼。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让他先帮咱们把去广州的火车票买好，这样，我们到长沙后就可以直接上火车，省了在长沙过夜的旅馆钱。”

王丽丽一听，当然说好：“你的朋友真是遍天下呀，谁谁谁我

哪搞得清？反正出门我跟着你就是了。”

张临被王丽丽说乐了，于是路上就津津乐道地给她说了不少小时候和大伟在胡同里的趣事儿。说到兴头上，他凑到王丽丽耳边小声说：“知道吗，咱们结婚前，大伟还问我借过六千块钱呢！”

一听到“钱”字，王丽丽心里不由一“咯噔”：“他现在还了吗？”

张临嘻嘻一笑：“还什么还呀，不还了！”

王丽丽愣住了：“不还了？凭什么不还了？咱们这趟出去钱还紧巴巴着哩，这回碰上了他要能还，咱们手头可就宽松多了。”

张临一听连连摇头：“你不知道，这里面有个故事。初一的时候，有一次我把别人的书包弄坏了，人家盯着我要赔，可我怕父母知道了揍我，就向大伟借钱，那小子二话没说就把钱给我了，那是他一个星期吃早点的钱呀。后来我要还他，可他说什么也不收，而且还拉着我发誓，这辈子我们俩谁借谁的钱都不说‘还’字，否则就绝交。”

“天哪！”王丽丽听了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你真是个傻帽儿，一个星期的早点钱能有多少？他用这点钱就买通你的心，骗走你六千块钱了？”

张临一听王丽丽这话受不住了，脸一沉，说：“你懂什么？这是我们哥们的交情，你别说得这么难听，什么骗啊骗的。”

王丽丽见张临生气了，赶紧转移话题：“那……他现在是做什么的呀？”

“做生意呀，”张临说，“听说他这几年倒是赚了不少钱……”

王丽丽不吱声了。不过她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在暗暗盘算，决定等见了这个大伟，一定要找机会把六千块钱要回来。

车到长沙，张临兴奋地掏出手机给大伟打电话。大伟嗓门真大，王丽丽在旁边也能听到手机里传出的他的声音：“哇！憨

头张,你可来啦,真想死你啦……”

王丽丽在旁边嘀咕了一句:“什么憨头张?”

张临指指自己鼻子,悄声道:“这是本人小时候名扬胡同的绰号呗!”

王丽丽“扑哧”一声笑了:“倒也名副其实啊!”

电话里,大伟告诉张临,说已经帮他们买好去广州的票了,不过要他们在长沙住一天,好好玩玩。大伟开玩笑说:“招待二位的钱我早就在包里装好了,你们不用可是白不用啊!哈哈哈……”他一边说一边笑,随后把见面的地点在电话里详细告诉了张临。

可谁知,张临这边刚放下手机,厂里就给他打电话过来了。原来,长沙那家客户发现他们刚送到的设备批号有问题,张临是技术员,厂里接到客户电话反映后就给张临打来电话,要他立刻去客户单位处理这个事情。

这一来,和大伟见面的计划要泡汤,张临摸着脑袋直犯愁。

王丽丽灵机一动,对张临说:“要不,你去办事,我代表你去跟大伟见个面,顺便把他替咱们买好的车票拿来。”

张临想想也只有这样了,于是就把大伟在电话里告诉他的见面地点给王丽丽学说了一遍,然后直奔客户单位而去。

按照张临说的,王丽丽找到了和大伟见面的地方。没一会儿,果然大伟就开车过来了,老远就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大叫:“嫂子好!”

大伟把王丽丽带到他的公司办公室,因为没见到张临,他一迭声地连说“遗憾”。而王丽丽呢,因为心里惦着大伟借走张临六千块钱的事,总觉得这个大伟看上去热情,骨子里却有点虚情假意,怎么看怎么像个骗子。

大伟请王丽丽在沙发上坐下,特地给她冲了一杯咖啡,然后就在她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关切地问:“嫂子,现在家里情况怎么样?”

王丽丽一听，这不正是要回钱的好机会？赶紧诉苦：“唉，情况也不是很好啦，不怕你笑话，靠我们两个人的薪水，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别的不说，光孩子读书，开销就大。所以我们想出来做点买卖，这样手头还稍稍可以松动些。不瞒你说，这趟出来，我们手里其实也没多少本钱，唉……”王丽丽说到这里，不住地唉声叹气。

大伟原本一直微笑的脸，这会儿突然僵住了，接下来，就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和王丽丽说着话。

见大伟始终不提还钱的事，王丽丽忍不住了，装作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吞吞吐吐地开口说：“对了，好像……好像我们结婚前，你借……借过我们家张临……六千块钱是吧？”

大伟一听，脸色立刻变了，尴尬地朝王丽丽笑了笑，说：“这……这……是有这事儿，不过……”

“不过我知道，”王丽丽马上接口道，“我知道你们有约定，说是借钱不用还。所以眼下就算我们急着要用钱，张临也不会开口问你要的……”

嘴上说是不要，可这么说话，不是明摆着在要吗？

屋子里的气氛立刻冷了下来，好一阵子，两人都没说话。

过了会儿，还是大伟打破了沉默，他站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对王丽丽说：“嫂子，这信封里的钱……”

王丽丽偷眼一瞄，发现这个信封薄薄的，这里面能装多少钱呀？她没等大伟说下去，就没好气地抬高嗓门道：“这你就见外了吧？我们吃顿饭的钱还是有的。”

大伟一听，惊呆了，愣了片刻，又从公文包拿出一个信封，放在茶几上，对王丽丽说：“嫂子，这一万块是我原先准备招待你们的，可惜张临被厂里抓了差，没空了。也好，这钱你们就带到广州去用吧，就算是我当兄弟的一片心意。”

王丽丽一看，这个信封显然比刚才那个厚多了。而这时，大伟已经踱到窗前去了，他凝视着窗外的景色，没再回头看王丽丽。

王丽丽可生气了：借钱不还，现在被我说得不好意思了，那就爽爽快快还呗，还玩这种花样？难怪张临说他小时候喜欢耍小聪明、玩鬼把戏呢。哼，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有什么好客气的？想到这里，她伸手就要去拿那个厚信封。

就在这时，王丽丽包里的手机“滴嘀”响了两声，她缩回手，从包里掏出手机，一看，是张临发来的短信：千万别提借钱的事。切记！切记！

唉！这个憨头张呀憨头张，怎么这么看重朋友情意呢？自己被别人卖了都不知道。王丽丽暗暗叹了口气，可她知道，张临是个倔脾气，如果现在真把一万块钱拿回去，张临知道了肯定会和自己闹翻。她想想还是算了：一万块钱虽然诱人，可夫妻感情更重要呀！

于是，王丽丽掂起薄信封，一边自我安慰：不管怎样，多少要回了点钱，也算不虚此行呀！一边就把它放进了包里。

这时，大伟转过身来，一看茶几上留下的那只厚信封，竟孩子般的笑了。他走到办公桌旁，拉开抽屉，取出两张飞机票，对王丽丽说：“嫂子，我替你们买了两张去广州的飞机票。”

王丽丽一听：什么？机票要比火车票贵几十倍呢。她立刻尴尬地说：“这……我……我们带的钱怕是不够……”

大伟朝她摆摆手：“钱，张临早给我了。”

一直到离开长沙，张临也没捞着时间和大伟见面，他直接从客户那里赶到机场。见了王丽丽，两人彼此一说，王丽丽才知道张临根本就没有让大伟买过机票，更别提给钱的事儿了。

这下王丽丽心里觉得十分内疚，赶紧从包里把薄信封拿出来，对张临说：“给，这是大伟……反正是大伟给的。”